

达尔玛苏德·杭卫写作路上的数个瞬间

□陈建琪

达尔玛苏德是谁？达尔玛苏德就是杭卫！他是我同学、老邻居，我们相识、相知五十余年。

达尔玛苏德，是个蒙古族名字，他说是追求卓越的意思，还说他的祖上来自蒙古高原。

老同学自小多才多艺，搞书画，吹笛子，刻印章，爱写作。当年同学中曾有多位受他影响，走上专业道路；而他，却依然走在业余的路上，好像从来也没有向专业方向发展的想法，自嘲“猪头肉三不精”，什么都想玩一下。

老同学聚会时听说杭卫要出书了。我知道他近几年不断有散文、诗歌、小说发表，但想着他作为房地产开发商，很忙，忙到退休五六年了还依然奋斗在一线，况且他作为无锡房协的副会长还有许多社会工作，哪来时间写作。他说，现在写作是一种休息，是换换脑筋，主要还是防止老年痴呆。这真让我不由得佩服他的毅力和工作劲头，连休息都那么高级有文化。

第一次见到他，大概是1969年春天，当时我三年级，在运河边的跨塘桥小学读书。老师说，今天有个新同学来上学。我看到在老师背后，站着一个瘦高个的小男孩，一件白衬衫，一条肥大的草绿色军裤，一双解放鞋，一个绣着红五星的军用书包，头发很短，肤色很白，一双眼睛大大的。老师说完新同学名字后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，让新同学作个自我介绍，而是直接让他坐到了最后一排座位上。要知道那是全民崇军的年代，都喜欢穿军装，一般人能搞到一件就很不错了，而这小子居然穿着全套，真让人羡慕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居然和我成了邻居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杭卫和他母亲租住在泰昌弄十号楼上，他不会说，也听不懂无锡话，讲一口北方话，而他母亲却操着带有浓重宜兴口音的无锡话，我们都喊他“小侬子”。他老是带着一本《毛主席诗词》，下课也很少和同学们玩。慢慢熟了，去他家玩发现，他家家俱很简单，书却很多很多，都用牛皮纸包着封面。一次市里小学生作文比赛，他居然得了第二名，惊得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。

后来，我们一起读初中、读高中，就在羊腰湾的老三中。古青砖的建筑中藏龙卧虎，名师很多，比如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辑的梁伯行、马来西亚归侨作家钟锦辉、地理学家沈健等。那个时候经常看到杭卫躲在图书馆偷看封存的小说，书包里则放着《红岩》《金光大道》。

初二那年，他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《月月红》，讲述一个下放知青当赤脚医生的故事，这是我所知道的杭卫开始从学生作文向文学创作迈进的第一步。当时学校流行学工、学农，体验生活，回到学校，他写的小小说《大懒变大勤》被抄在学校黑板报上，据说还曾入选《江苏省中学生作文选》。

1976年夏天高中毕业，杭卫家搬去了南长街塘泾桥堍。也是那年金秋，工人文化宫办起了文学创作专修班，招募了一批文学爱好者，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无锡文坛颇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像薛尔康、马汉青、达黄等。坦率地说，杭卫的写作能力在文专班里并不出色，但是，经不住他认真。我记得他起了个笔名“雪石”，源于他崇拜英国诗人雪莱又喜欢中国传统的金石书画。当时他以写诗为主，似乎在市诗歌比赛中得过一二三等奖。后来，他沉湎于古文字，慢慢离开了文学圈子。

文友相聚，偶尔提及他，让我知道他的一些动向：上大学了，当上公司工会主席又辞职下海了，下海呛水又考研上岸了，后来又读了两个博士学位，常在本地报纸、电视台发声、露脸，说的全是房地产。

有一段时间流行博客，我也常常去浏览，有回发现一篇《青涩》署名达尔玛苏德，写的全是三高中的事，细致准确而又朴实的描写深深打动了，我曾经的一幕幕浮现眼前，“肯定是熟人写的！”于是在网上联系作者，居然是杭卫。从那时开始，我格外关注达尔玛苏德的博客，读到他记述房地产行业故事的小说《策殇》，更多的是他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思考，以及一些关于房地产营销推广方法的探索，譬如《说佛论道话营销》《说说别墅的“四维”特性》等，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

角去解读当今市场的种种现象，角度新、现实性强。

随着微信的兴起，我在他朋友圈中看到的，依然是关于房地产、关于项目的文字，偶尔看到一些他写的现代诗，因此我知道他还继续走在孤独的文学之路上，没有放弃。2019年端午，我看到他的《父亲最后的端午》，又一次被惊着了，被他真挚的情感打动了——

初夏的太阳热辣辣的，石子路已有些许发烫，走过的老弄堂斑驳的墙而舞动树影，有气无力。母亲孑然站在大树的阴影下，拄着拐，没有发出一声。上车时，父亲蓦然发现老妻，便大声说道：老太婆啊，再见了！再见了！说着伸出了手挥了挥，一头艰难钻进了汽车，“嘭”，头撞在车门框上，白发稀松软弃、毛糙没有光泽的后脑勺上，一条血痕显现。这血痕，毛发稀松的后脑勺上的血痕，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记，成为我父子来世相认的唯一凭证。若干年后，在飞机上、高铁上乃至公交车上，每当我看到白发稀松的后脑勺，总会情不自禁去寻找那个印记，寻找那个心中的念想。

“最好不见……但这次可真的要再见了！”父亲又低声道。当我把轮椅装入尾箱，看到了木讷的老母眼中的泪花，嘴巴哆嗦一下，还是没有发出一声。

我内心几乎要崩了，这一声“再见”，真不知道是酸楚，还是无奈与不舍。一辈子相伴，不容易啊，吵吵闹闹，糊糊弄弄一辈子。这一声虽然没有撕心裂肺，却像一把刀永远刺进了我的心脏。

这一段细致而又充满感情的描写，让我想起朱自清《背影》中的父亲，不禁泪流满面。后来这篇文章被无锡作协主席席陶先生推荐刊登在《江南晚报》上，还有《父亲的大菜母亲的汤》《三角街往事》，都是一个整版。

杭卫的描写是细致准确的，语言朴实：“包二度长得很黑，脸色蜡黄，鼻孔很大，整个鼻子像挂在脸上的半个醋醋大蒜头；毛糙的头发像两块黑灰色的瓦片搭在头皮上，却露出了中分线；眼睛很小，小到只见到一个细小的三角形；两眉眉毛很淡，却在眉角长着一撮很长很黑的

毛；四方形的脸，但像是一个被挤压过的平行四边形，滑稽极了。因为眼小，很难看得出究竟是笑，还是哭；走起路来因为一只脚稍微短一些些，老让人感觉是扭着个腰。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不流畅，好像自小就是被取笑的对象，显然，包二度却已习以为常，见笑不笑了。”（《雪花飞舞下的船工包二度》）

也许是钟爱艺术的缘故，杭卫的文字是唯美的、朴实的，就像江南的春天，没有半点修饰，表现出自然独特的韵味，仿佛一幅清雅水墨画。

“对于唐阿大美妙的笛声，我只是一直无缘听到……一天夏日凌晨，我和哥正睡着，隐约听得河面传来婉婉鸟鸣，清脆悠远，哥揉了揉睡眼说了句：唐阿大！嘟囔着又睡去了。我爬了起来，从窗户向河对面看去，晨光里一个倒影斜映在河面上，随着悠扬的笛声，在夏天，我居然看见河边晨雾缭绕，荷花粉粉红在初升的太阳下轻轻地摇曳，一对翠鸟快乐追逐着上下翻飞，两只白鹅扑腾着翅膀，溅起的水花，在阳光折射下像极了五色舍利子。”（《漕河清水不惊》）

“月儿慢慢地升高了，浓浓的月光透过榆树缝隙直射下来。搬出的春凳（桌）摆上南瓜糯米粥、麦饼，孩子们高兴地雀跃起来，抢过麦饼就啃，甜甜酥酥，只是有点烫嘴。‘小心烫！’外婆急切地叫道，一边眼瞅着掉到地上的饼渣，不时弯腰拾到嘴里。”“晚饭过后，齿间留着麦饼香，喝着大麦茶，望着小河中的倒影，听外公讲着嫦娥、玉兔的故事，做起‘移椅依桐同赏月，等灯登阁各攻书’的古老对子。渐渐地躺进老外公怀中，在秋虫的婉鸣声中，枕着潺潺的小河，进入梦乡。”（《又见麦饼，又闻飘香》）

温暖而美好的亲情之爱，对家乡山水的眷恋之情，流淌在杭卫的字里行间。书中的有些散文，无论是叙事，还是抒情，都反映了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。

我知道杭卫是厚积薄发，就如他的名字：达尔玛苏德。他始终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不断探索与进取。

速读



《总要旷达：
许渊冲译苏轼诗词》
(宋)苏轼 著 许渊冲 译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诗词是走进苏轼羁旅人生的绿色通道。从东坡诗词获得心灵疗愈，以旷达的心态面对坎坷，胜过生活中的不如意。本书精选译界泰斗许渊冲译文，中英双语对照，在两种语言的韵律融合中，加深对东坡诗词的体悟；臻选苏轼传世真迹与许渊冲机打原稿，是诗书神品与传奇译作的跨时空连线。



《心安，一切皆安：
丰子恺的生命智慧》
丰子恺 著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本书是以心安为主题的散文集，收录丰子恺极具生命智慧和处世心得的45篇散文佳作。全书以童心、欢喜心、豁达心、清欢心为四大主题，篇篇富有禅意，句句饱含哲思，让你在轻松舒缓的阅读中，收获内心的平静与自在，找到安定的方向和力量。



《海绵阅读法：
如何吸收一本书的精华》
李小墨 著
人民邮电出版社

本书针对大多数人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如读得慢、忘得快、输出吃力、笔记低效、不会独立思考、不知道如何建立知识体系、无法学以致用、难以养成阅读习惯等，讲解了高效阅读需要的七大能力，致力于提供一套系统的阅读方法。



《漫长的旅途》
卢思浩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这本书既有对社会现象的关注，也有对每一个小我的关注。讲述了普通人的爱与离别，痛苦与挣扎，迷茫与自我救赎，给予每个人一点点再去和生活战斗的勇气。倘若尚有余力，就在下雨的时候，轻轻给别人递一把伞。

作者说，这本书献给每一个遇到过的人，写给每一个在向前走的人。愿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目标和归宿。

七绝四首·乡吟草

□陈允吉

故里书场

故里中和景庆堂，艺人潇洒各登场。
弹词方罢听评话，程耐梅迎吕志良。

注：在昔之厚桥街镇，中和、景庆堂、半壶春等茶肆均兼营书场，余受母亲影响自幼酷爱听书。留下较深刻印象者，有吴醉亭《三笑》、彭似舫《张天祥刺马》、吴尧鸣《杨乃武》、醉霓裳及醉迎仙父女《双珠凤》、程耐梅《啼笑因缘》、吕志良《三国》《水浒》，以及朱霞飞、唐筱君的《珍珠塔》。抗战胜利前夕，景庆堂聘

请俞筱云、俞筱霞来说《玉蜻蜓》，余因年龄甚小听不懂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只记住两位艺人登台必定穿橙色长衫，衣袍飘曳的样子显得无比潇洒。

雨中小巷

小巷墙檐尺瓦宽，茗轩直北向胶安。
无端一响残春雨，伞影婆娑拭目看。

注：与厚桥镇老街交叉有一小巷，长百余米，南起半壶春茶肆，穿过十字路口，向北延伸至厚桥南渡。由此而经宁龙庵、太平

庄继续北行，可至胶山、安镇等地。小巷东缘为浦氏宅院之外墙，西缘则由多处朝东的店铺和住屋衔接而成，二者之间相距咫尺。

梅里即兴

参差井邑筑平墟，奕世流芳至德居。
树色泉声黄舍里，春风桃李乐琴书。

注：梅村昔称梅里，自秦伯南奔定居于此教化一方，赫然成为江南吴文化的发祥地，镇上的秦伯庙系东汉时初建，亦属全国重点文物

保护单位。曾经，梅村是锡东地区知识型人才最集中的地方。

亲水村湾

寻胜呼舟抵水湄，心馨满眼碧琉璃。
桐林豁处人家在，杏雨菱风度岁时。

注：尤村湾地处本乡多条水道交汇区域，清江一曲抱村而流，站在村外滩头眺望，满眼都是溶漾的碧色琉璃。村内茂树蔽空，竹林农舍，掩映成趣，是一处典型的江南亲水聚落。

中国版的“老人与海”

□项友辉

《老人与海》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晚年之作，曾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生态纪实文学作品《海菜花开——洱海边的重托与守望》(以下简称《海菜花开》)，可以说是中国版的“老人与海”，讲述了一个守护与传承的故事。

由资深传媒人、作家朱大建历经两年采写的《海菜花开》，全文近15万字，主人公是上海交通大学水生态环境学者、73岁的老教授孔海南。他带领团队，坚守一线数十年，与大理政府、各族人民密切配合，让曾经不堪重负的海海逐渐恢复清澈，让海菜花重新绽放。

作者用较多章节，书写了孔海南艰辛求学、立志报国的事迹。孔海南是个知青，1977年考入同济医科大学环境医学专业，毕业后留在武汉环境科学研究所工作。1987年9月，受中国政府委派，到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做访问学者。其间，他发现当时日本的湖泊河流治理已具有全球化视野。

1988年，中国与日本双方的水环境研究所之间关于“中日大型湖泊比较研究”国际合作研究达成协议，负责人找到孔海南，希望他可以参与这一项目，而课题之一就是洱海作为中国湖泊的代表，与日本的洞爷湖等湖泊进行防治污染的比较研究。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将是自己往后数十年“洱海情结”的开端。

在日本，孔海南本可以安逸地搞研究，但他选择自费攻读硕士、博士。当时，日本只有山口大学设有水环境工学博士专业，而他所在的筑波科学城距山口大学有上千公里，为省钱，他选择坐慢车、倒公交的方式去大学上课，单程23小时以上，途中就用阅读和翻译日文专业词典打发时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3年，他如愿取得了博士学位。

2000年，考虑到国内存在的大量河流域水生态环境问题，同时在中日两国担任研究员的孔海南放弃了日本稳定、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，毅然返回祖国，专心从事湖泊的水治理研究。此后，孔海南为国内湖泊治理四处奔波：登上央视《百家讲坛》，为观众做科普；在洱海流域利用他的专利技术“土壤净化槽”做污水处理的生态学工程实例；赴钓鱼台国宾馆“会诊”景观水体治理；担任“太湖水污染与水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课题”副组长，为“治太”作出积极贡献……巢湖、西湖的水治理工程中，也都有他的身影。

《海菜花开》用大量篇幅，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孔海南带领团队，矢志不渝坚守和治理洱海的许多感人画面，集导向性、新闻性、科普性、文学性于一体。

娇嫩的海菜花只能在Ⅲ类水以上的水质里存活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洱海被污染后，方圆十里百里的海菜花消失殆尽；大片的水下森林因厚厚的绿藻遮挡了阳光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也开始消逝。更糟糕的是，一滴水流进洱海要六七年才能流出，超长的换水周期，带来了超高的治理难度和超长的治理周期。

心急如焚的孔海南带领团队，住进洱海边的简陋工作房，夜以继日地实地察看，分析研究对策。他在大理的蓝天白云下，站在考察船船头，环视那浩瀚、平静却被污染的湖水，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让海菜花重新绽放在海海里！

孔海南团队发现，罗时江、弥苴河、永安江是洱海的污染源头，其中又以罗时江的污染最为严重。于是，决定先抓罗时江的治污工作，以点带面。孔海南借鉴其亲自考察过的瑞士苏黎世湖治污经验，提出治理罗时江的三个方案：上游，以“非工程治理的‘生态保育管理’”为主；中游，以“生态修复与经济结构调整”为主；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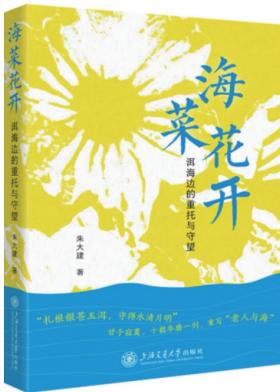
游，以“控污与生态工程治理”为主。罗时江治污初见成效之后，团队又把成功经验用于另外两条江河的治理。

洱海综合治理过程中，有政府的重视和财政的支持，有老百姓的配合，有国际上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的指引，更有孔海南等科研人员的拼搏奉献精神。对此，书中有许多令人动容的描写。孔海南患有家族遗传性心脏病，还有高血脂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健康问题，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，但他放心不下洱海，总是稍作治疗，醒来之后，又立马投入“战斗”。2014年心脏手术后，孔海南听从医生建议，不再坚守一线，但还是坚持留在了大理。为了项目的继续推进，他主动推荐上海交大年轻的研究员王欣泽担任项目实际负责人，他居后指导。

海菜花是衡量水质好坏的“试金石”。2002年，孔海南带着学生刚到洱海时，海菜花已消失了一段时间。时隔20多年，海菜花终于回到了洱海，与澄澈明净的湖水一起，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本书名为《海菜花开》，何谓海菜花？作者是这样描绘的：海菜花，是漂在湖面上的——它细长的根茎从湖底的淤泥里伸出，像放风筝一样，牵引着花朵在湖面上随波荡漾，花瓣洁白，花蕊鹅黄，似碎玉片片，似繁星点点，如白色蝴蝶凌波振翅欲飞，美到极致，靓丽动人。碧绿的海带般长长的海菜花叶，沉浸在水面下，舒展开身姿，接受阳光的照耀。

好一朵美丽的海菜花，它彰显了大理政府和人民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成效，它见证了孔海南团队的治水成绩，它展现了当地“生态好，生活好”的新前景！“不只是在国内，洱海经验在世界的大型湖泊治理领域也具有借鉴意义。洱海治理经验正在走向世界。”书中末尾这样写道。



《海菜花开——
洱海边的重托与守望》
朱大建 著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